

■散文

岁月温暖的年

□王连翠

车轮在柏油路上沙沙作响，将窗外的田野筛成飞逝的流光。后备箱里塞满礼盒，唯独少了那个用蛇皮袋装着的猪头——往年回娘家送节礼，那是雷打不动的主角。

没了它，归途总觉得轻飘飘的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年是熬出来的。不是日历上那个红日子，是灶膛里劈柴毕剥的响声，是深夜里大铁锅咕嘟咕嘟的冒泡声，是父亲用烧红的铁钳烫去猪头细毛时，那缕焦糊的烟火气。

小时候，一个猪头就是一整个正月里的荤腥。集市上，父亲把它买回来，挂在屋檐下。冬日的阳光照着，那猪头冻得瓷实，像一挂沉甸甸的盼头。我们姐妹天天仰着脖子看，看它什么时候能变成锅里翻滚的肉。

母亲总是在腊月二十八的夜里煮猪头。灶膛的火映红了她的脸，我们一趟趟往灶屋跑，问：“熟了吗？”她捞出一块烫手的猪肝，切几片，吹着气塞进我们嘴里。那绵密的香，烫得人直吸溜，却谁也不肯吐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院墙的磨盘上准会扣着一盆晶莹的猪头冻。酱色的冻里，猪耳朵切成细丝，弯成好看的弧度；猪口条片得薄薄的，纹理清晰。此后那些除了白菜就是萝卜的日子，饭桌上便有了一盘亮晶晶的盼头。

父亲走后，我再也没往家买过猪头。没人收拾了。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已经弯不下腰去烧那盆烫猪毛的火。

车到村口，南墙根下坐着一排晒太阳的老人。一位裹头巾的妇女抬头看见我，愣了片刻，沙哑着喊：“哎呀，这不是玲子吗？”

我应着，走近了才认出，是当年那个走路带风的嫂子。她搓着手喃喃道：“回来就好……你妈昨天还念叨呢。”这话说得轻，落在我心上却沉。

她身后，还有五六位老人。有的打盹，有的望着村口发呆。巷子里静得能听见脚步声，偶尔一声咳嗽，能传出很远。小时候这条巷子多热闹——家家户户门口都坐着人，扯着嗓子喊孩子回家吃饭。那些喊声，如今都去

哪里了？

经过老槐树下，七叔一个人坐在石墩上。我喊他一声，他愣愣地看了半天，咧嘴角：“玲子回来了？好，好。”他的儿子，已经三年没回来过年了。

推开老屋虚掩的门，母亲正歪在旧藤椅里打盹。电视机咿咿呀呀唱着戏。我没有惊动她，只静静站着。她花白的头发轻轻颤动，藤椅扶手上搭着父亲那件穿旧的毛衣。窗台上，父亲的照片擦得干干净净，正望着这边。我没敢久看，轻轻退出来，往村外走去。

田野里，麦苗绿得逼眼。目光越过田野，便望见那片安静的坟茔——爷爷奶奶的，父亲的。田埂上的风还是那样冷，吹过空旷的村巷，拂过返青的麦苗，轻轻环绕着那些土堆。

我站在风里，忽然听见了许多声音：父亲劈柴的闷响，母亲锅铲碰着铁锅的轻响，七叔那句“好，好”，还有那些消失在巷子深处的喊声。这风像从很远的地方吹来，又把那些声音都留下了。

我转身，望向村庄。夕阳正给老屋镀上金边。

想起父亲还在的那些年，每次我进村，他都是第一个迎出来的。他帮我提年货，嗔怪我乱花钱，可那笑意从褶子里往外溢。他总要把猪头拎起来跟邻居摆摆：“闺女送的。”那笑声能传满整个村庄。

那时的我，以为这样的日子还长。我加快脚步向老屋走去。母亲该醒了。我要告诉她，明天集市，我去买一个猪头。

母亲熬了大半辈子，如今她熬不动了，我来熬。我要在腊月二十八的夜里，也生一盆旺旺的炉火，把猪头炖得烂烂的，熬成晶莹的冻。我要让孩子们知道，真正的年味是深夜里那一锅热气腾腾，是代代相传的、滚烫的人间烟火。

这锅猪头冻端上桌的时候，父亲一定看得见。那些散落在村巷里、等不到游子的老人们，也一定闻得见。

年味从来不曾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双手，继续熬着。

■散文

山间遇岩羊

□李斌学

大自然的美，在于万物共生、和谐相处。无论是山川湖海，还是绿树红花；无论是飞禽走兽，还是花鸟虫鱼，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，都需要我们去爱惜、呵护。

早就听说金川区亥姆寺一带的山上有岩羊出没，于是便想驱车前往，一为朝拜古寺，二为目睹“岩壁上的精灵”岩羊的风采。

初冬时节，天空如洗。阳光虽不如盛夏那般热烈，却多了几分柔和与温暖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启程了。

车内播放着轻快的音乐，大家或谈笑风生，或静静欣赏窗外的风景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期待与兴奋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终于抵达了岩羊出没的地方——金昌亥姆寺。

刚下车，便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——对面不远处的山坡上，出现了一片移动的青灰色身影。仔细看去，只见十几只岩羊正悠闲地吃草。它们的毛色与周围的岩石、草地融为一体，不仔细看还真难以发现。

我们沿着山脚下的小路小心翼翼地朝寺庙走去，生怕惊动了这些山中精灵。

这时，一只年轻的岩羊似乎发现了我们。它先是愣一下，随即迅速向同伴发出警报。瞬间，整个岩羊群都紧张起来，它们停止吃草，纷纷抬起头，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我们。几只成年岩羊站在外围，将小羊护在中间，摆出防御的姿态。望着这一幕，我们有些不知所措，只好走走停停，不停走走。

过了一会儿，岩羊们似乎觉得我们并无恶意，紧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。它们又开始继续吃草，有的在山坡上追逐嬉戏，有的则警惕地抬起头，观察着周围的动静，耳朵不时转动，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的声音。

看着它们自由自在的样子，我不禁被

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所打动。在这片广袤的峡谷中，岩羊是如此灵动，它们的存在，为壮丽的山河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生机。

岩羊属于偶蹄目牛科岩羊属，兼具绵羊与山羊的部分特征，又叫崖羊、石羊、青羊，生活在海拔2100米至63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地带，是高原最常见的有蹄类食草动物，被誉为“岩壁上的精灵”“峭壁上的舞者”。雄性岩羊的角粗壮弯曲，雌性则相对短小，且没有弧度，两只角构成一个标准的“V”字。岩羊的毛色整体呈青灰色，这也是别名“青羊”的由来，腹部和四肢内侧则呈白色或黄白色。它们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，我的家乡河西走廊也不例外。岩羊不仅抗病力强，而且适应性也非常好。

据寺中居士讲，如今亥姆寺一带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，岩羊时常下山到寺庙觅食喝水，游客常被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一幕所吸引。正说着，便有四五只岩羊来到我们身边，其中包括两只活泼可爱的幼崽。成年岩羊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不时抬头张望；幼崽们则在一旁嬉戏打闹，追逐玩耍，展现出十足的活力。这一刻，岩羊近在咫尺，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，就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从亥姆寺返回的路上，回想起刚才的经历，内心仍涌动着一般暖意。

我想，这世间的美好，往往就藏在这种不期而遇里——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，它悄然出现，然后悄然离开，只在你心里留下一道光。而我所能做的，便是怀着敬畏之心，远远地看，轻轻地走，不惊扰，不打扰。

这份与岩羊的邂逅，将成为我心中最宝贵的记忆。它提醒着我，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总有一些美好，值得我们去追寻、去守护、去珍惜。

■散文

山那边，是家

□郭佳妍

我常常梦见那阵风。

梦里头，西北的风还是那样莽撞，卷着细沙扑在脸上，微微地疼。风里有祁连山的雪意，有炊烟升起时，母亲喊回家吃饭的声音。醒来时，窗外是异乡的月亮。

我出生在甘肃永昌，一个西北边陲的小县城。这儿常年干旱，风沙也大，可偏偏就是这么个地方，被我揣在心头最软的那一处，走多远都带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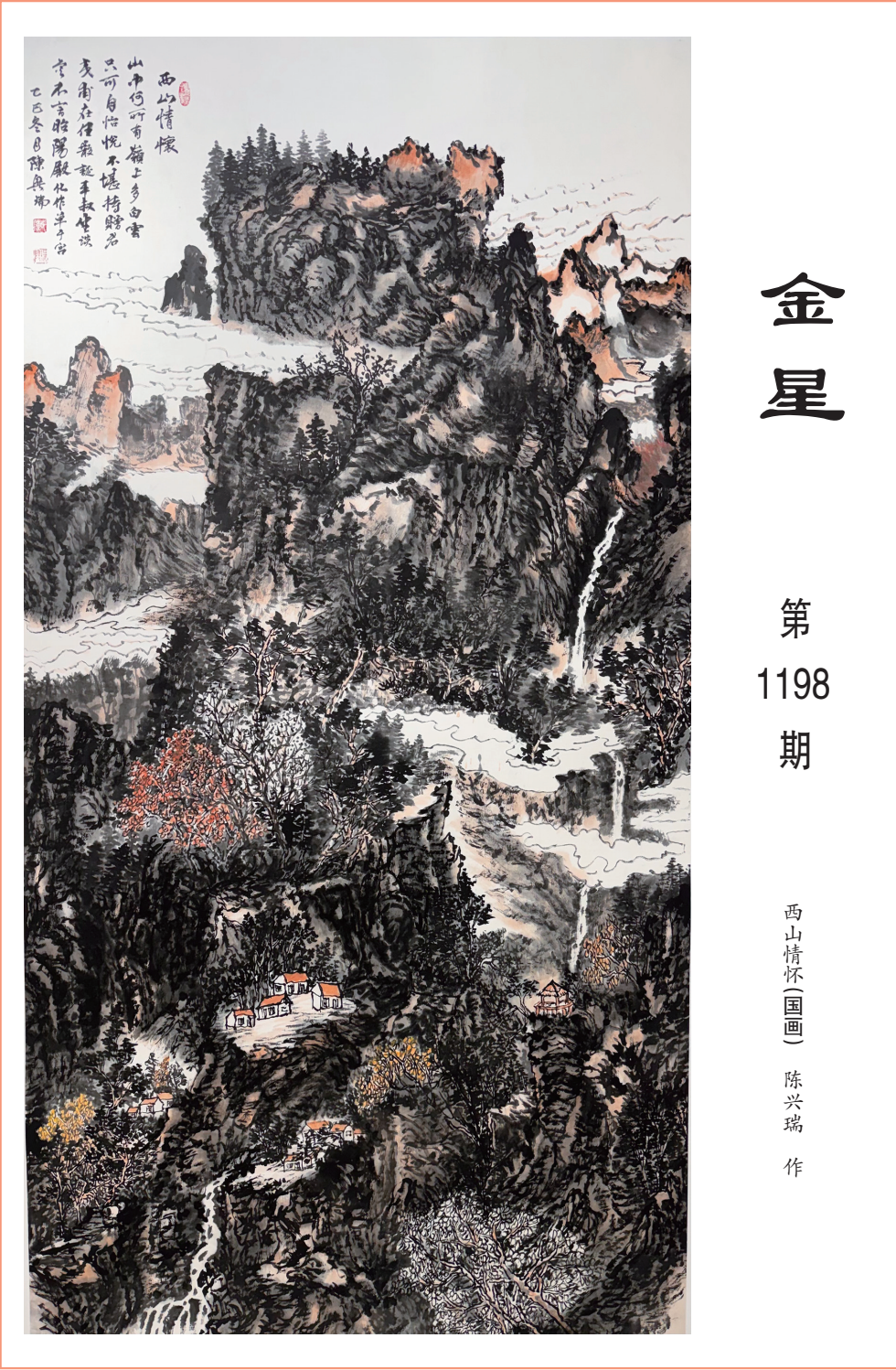
若要说永昌，绕不开的是武当山。

其实离家这些年，我爬过的山不算少了。但武当山在我心里的位置，从来无可替代。它不高，也不险，外人看来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小山丘。可就是这座小山，养出了无数性子坚韧的永昌娃，如今散落在天南海北。

每次回永昌，我总得跟爷爷一起去爬一次武当山。好像只有亲手触到山上的石头，站在山顶把这片土地看个真切，我才算真正正回了家。上山的路是走惯了。小时候觉得这山好高，爬上去要歇好几回；如今三三两两就到了半山腰，回头看，跟在身后的人，脚步却慢了。

小时候陪我爬山的人，都在慢慢变老。

爷爷的脚步不如从前轻快了，爬一段就要歇一歇。可他歇脚时还是爱指着山下，跟我讲哪块地以前是咱家的，哪条路是他年轻时修的。我听着，心里头一阵暖，一阵酸。



金星

第1198期

西山情怀(国画)

陈兴瑞作

窗花

□于菊花

把红火火的日子，折叠
细细裁剪。剔除忧伤、烦恼
不和谐的音符，仇恨或者骨刺
只把满足和幸福
小心翼翼地抖开
张贴。在窗口，鲜活又一季风景

风尘仆仆的儿女
会在喜鹊的叫声里
听到母亲的呼唤
一朵一朵的梅
落在心上，红艳艳的
宛若割不断的
久违了的念
母亲的泪
隐在格子窗后
打湿，千里之外的梦

顺着记忆的源头，返璞归真
两条红鲤鱼，围成一个圆
每一道纹路里，都嵌满
岁月赐予的温暖清欢
一屋子的笑声，煮沸
又一个欢乐的年

年货街

□魏清华

想和你走在铺满年货的街道
很慢很慢的那种
从春天出发一直走到
炊烟爬上腊月的那种

我们选择有窗花的地方停留
当火红的镂空映出游子双眼
当细碎的飘雪站在岁月肩膀
当纤细的丝线编织着山川经纬
它就像——
母亲油锅里的糖花子
妹妹牙缝间的甜丸子
吆喝声里的沙哑 甜腻 炸裂
在冻成薄片的空气里氤氲

最先搅动的烟火在头顶开始漂移
从年画里抬腿走进西北风
先用呵气嗟开眼前的薄雾
再让绸缎裹住火红的灯笼

街道上的人群多了又少了
我们走走停停
携着千年的烟火气
缓缓走向
所有未及喊出口的
——年到 福到